





三益先生傳

茅坤

三益先生者不詳其氏系或曰漢時人生而文類  
劔頤確齒垂耳眼中時時煙霧起世不知相者遇  
之亦卜曰山澤之癯也家甚貧無三畝之宮儋石  
之儲以自將澹如也少好著文章尤篤辭賦自屈  
原宋玉景差賈誼司馬相如以下數摹擬之無不  
得其似已而棄去獨好學窺覽百氏之書家有先  
世所貯書又聞士大夫間藏書者稍有異種不遠



千里紹介購之士大夫好事者聞輒嘆賞羨異苟  
有他種雖千里外亦時時爭寄貽也故六藝以下  
自天文地攷山經海圖浮屠老氏稗官方技陰陽  
卜筮湯盤孔鼎岐陽嶧山科斗漆書籀篆分隸之  
流無不洽聞客或載魏安釐王墓中所發竹簡書  
三十車指難之次荅如響古之博物若倚相左丘  
明劉向父子數君子者不能過也又攷 國家興  
王以來中外治亂之畧列侯丞相御史大夫司農

宗正少府水衡百執事名氏世次忠孝邪正之跡  
嘗私做班掾爲百官表藏於家其所撰次得失頗  
合于大道然中多論刺譏訕當世故秘不出是時  
四海之縉紳先生與丘壑慕古之士莫不願因門  
下定交以籍聲望焉又喜任幅尺自裁不與世浮  
湛人或以勢位之意屈抑之不能也間急與之期  
雖死不易也獨性峭直數面刺人過衆或難忍唯  
蜀嚴君平好之兩人爲深交云嘗過君平卜肆君



平爲鈞簾次坐論交謂曰吾嘗聞仲尼云友直友  
諒友多聞益矣古之道殆不易見者君豈其人耶  
於是呼之曰三益先生后仕顯不終南徙至河上  
河上丈人聞而贊之曰世之人嘗稱首陽爲拙柱  
下爲工豈不以大道逶迤若龍蛇然後能容耶先  
生涇涇然守詩書仁義之旨欲與金石四時爭尺  
寸之能難矣雖然傳不云乎世有楊子雲安知其  
不好也先生遜跡以俟焉

辛元傳

常倫

辛元字靈倩其先東海人鼻祖歷劫翁以混極贊  
化稱其後世澤漸斬往往散處民間故辛氏子孫  
多不肖矣至元生而慧亮放達性好遊天下事無  
所不說者及冠賫橐中裝值萬金賈遊蜀遂以貲  
雄西川西川故多佳麗元安之弗念歸也爲任俠  
自號朱離君從僮客數十輩日以遊放爲好其客  
最狡者五人皆陰爲權利而孟明者爲冠首卽元



有嗜樂咸曲爲招致各當其意所欲爲用是馳騫  
日廣不事生產人皆謂之浮生云初崑人申生元  
外戚也素于元至深其人獨負血氣數附護朱離  
君亦憐之兩人者相爲倚重東海兒歌之曰微卒  
父氣爲主舍申翁誰爲宮及元之客蜀也不禮於  
申生申生聞之亦怒絕不與通坐是亦失勢貧不  
能自振矣客有說申生者曰生何拒若主之深邪  
朱離君習雖狂躁然仙才也足下必欲計久舍此

無所與可其銳于易動輕出者用羣奴故耳足下  
誠能返之除室與居徐說以道德之言強以清虛  
之宴宜無不從者申生然其計乃厚具招元使者  
數返申生廼駕自往迎元元不得已強忍詣申君  
酒數行申生起爲壽因字謂元曰靈倩公天下奇  
士也始吾與公素昧平生托造化幸得侍君遊然  
僕非公亡以爲主公非僕亡以自存雖天下至昵  
不是踰也今公舍雅遊狎姦細洵自娛矣竊恐一



日釁發吾縱不惜朽下土公匆匆將安之乎卽能  
改圖則安固之業雖億世可也元乃佯聽之因避  
席謝曰君休矣行當爲君改之於是申生清舍處  
元飲食起居皆曲爲之防居無何其故僕數輩陰  
守之而元亦數數間出申生患之客復有說申生  
者曰子之守若主亦疎矣盍求安之之術也申生  
曰奈何客曰子昔留久放之徒而處之以幽曠之  
地是宜其不從也茲尚穉姑女留此人少壯而愈

靈竊慮一朝風雨奄及則長必舍子而他適矣且  
吾聞朱離君外雖剛陽其中未必有也誠得柔貞  
之婦以佐之苟意念相孚可不強而自固矣走里  
中袁氏子體柔懷真良偶也子盍往求之申生大  
說乃從黃負媒焉黃負者戊巳校尉黃 之婦也  
先是媒十餘曹往皆不字及負往媒乃字行卜十  
有一月至日令元親迎之旣婚元大說果屏舊習  
黜故僕深居幽寂悉如客計焉明年輒息其子亦



神異不倫朱離君夫婦咸重之秘不敢逸稍稍試而已矣後遷泥丸里居泥丸者九年元乃携申生并其妻子給爲採藥滄洲遂不返世傳以爲仙去云

贊曰詩稱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言附比之旤均也申生兩資客計卒正其主以及其身可謂明哲矣朱離君賈蜀爲任俠及其一言自悟能返正以上遊豈不誠大丈夫哉夫以歷劫翁之事

觀之則其世遠矣



中虛子傳

舒 纓

凡物皆制於天故雖甚微其生死窮通之數自莫能違况有血氣者其情尤近人而切焉寧可以過歿耶是宜其精感于幽事符于顯矣余嘗假宿村居夢一美丈夫羽衣翩翩華采炫耀矯紫玉之冠曳文綃之佩殆飄乎其不羈者然視其容則戚乃揖予而告曰予名中虛子也氣鍾丙午瑞叶星辰輝錯丹青賁施黼黻脫蛻曾經于武庫流光更發



于陳倉性本陽剛聞雷卽確心存耿介守域不踰  
登梁喜於適時避雪甘于餓死雄稱擅澤志豈畜  
樊朝飛興獨沐之悲有集起新婚之咏玄黃並贄  
旣肆覲于諸侯下上其音或勞思于君子少皞分  
爲五正庖人編入六禽錢鏗取于調羹傅母因之  
作操疏趾堪羞於宗廟華蟲媿美于山龍刻繪以  
辨等威褱衣是煥飾路而異重厭后德攸崇象服  
誇偕老之宜翟茀誦來朝之盛擬翬飛於築室備

萬舞以盈庭表旌纛而可觀點樗蒲而奪勝擔於  
楚人者獲兼金之價產于少華者稱禦火之功慕  
蕭郎以隨車順月令而化蜃形日啓高宗之治柱  
頭符管輅之占生衣羽畝之叢式充夏貢誠效越  
裳之遠用闡周祥應候同始氣之雞求雌比斯奔  
之鹿度旣嚴於城堵名復次于臯門射一矢于旅  
爰無妨譽命居三陽於鼎腹有沃膏腴奈軒翥之  
無能致虞羅之橫及才非鴻鵠徒思萬里之風雲



類別鳧鷖終阻千尋之渤浪棲息但甘于草莽凶  
殘殊畏乎鷓鴣愧無狡兔之三穴實處夷由之五  
窮姿雖擬於鳳翹禍反詒乎貝錦苟云義殺詎敢  
偷生慨湯網之不脩誰能舍逆暨魯桑之無蔭竟  
莫憐雛時方恣于禽荒勢實難于鳥遁十步一啄  
百步一飲適成詭遇之功崇不過丈脩不過三寧  
免明夷之害將自憚而斷尾恐無關乎保身煑食  
於高歡至今爲痛招焚於晉室尚爾含悲恨無攫

板之書但苦聞弦之墜災臨越宿憂動幾先願假  
以仁允懷再造言訖再拜而去翌日起而思之曰  
是何祥與時適郊行會見獵者馳騁有一雄雉方  
爲鷹所搯焉予急赴觀之殊有軫情因悟疇昔所  
夢者無乃爲此耶卽命解而釋之是夜就寢果復  
欣然來謝曰物無微而可忽誠無往而不孚故詩  
人興離網之哀而君子廣遠庖之德雖在禮有不  
廢豈忍心所宜加御以如臯怪發賈妻之笑殞于





原件短缺



張弩足懲蕭敏之狂願逐縣蠻鳥聲敢期膾炙人口惟愚不諳于幾事斯患每逮于艾張借有鷺以刺淫元非我罪強爲媒以誘族皆本人謀遭此顛危如由氣數利爪忽尋于飛隼捨枋曷並乎鸞鳩幸公見臨使我獲脫惠可比于裴安祖中心肯忘乎魂本化於羅子鍾哀響可鑒也予聞其言初未之省及覺始悟曰異哉斯應也因撰述之

相國起而進曰僕狂愚誠不自知惟足下悉意教之鴟夷子曰江夏甘公望其人也此人惟可就謁而不可力致願君侯具駕身自就之相國聞卽往見澧於席門之下喜曰吾得其爲人矣公望和而不流者也若使木桃椎之楊素羅之必出旣而果然乃載歸箱中令與木石居久之鴟夷子復求見曰相君之貌玉色金聲誠過于昔觀君之行清通簡要亦似幾于聖人矣惜不早從吾言卒爲曹君



之所賣今相國言子于上上求子甚急且欲封之  
以土君將何決焉澧噫嘻大息曰僕本鄙樸素無  
物情相國以勢壓我強令我出假使置我于七品  
三爵之上吾豈愛焉然業已無及顧且奈何鴟夷  
子曰商君僕里人也方尊寵用事久居上前未有  
所薦而吾與商君有素爲子計者莫若因僕以見  
商君因商君而見帝則君之富貴未可量也澧于  
是許諾日與鴟夷子歡密數見傾倒約商君居上

前同日上謁上方勞于政務與羣臣燕洽見二人  
來遽問曰客何爲者鴟夷子持重不荅詔光祿卿  
掖而至前商君從容爲上言是卽陛下所欲封者  
今幸求見上津津喜溢于而曰朕心醉君之德久  
矣何自從諸大夫來耶曰臣以陛下喉舌之官曠  
職願瀝涓衷以裨朝夕上前席笑曰生來吾無憂  
矣然恠其意氣慷慨輸寫不竭數以口侵之曰成  
子之材可謂商家之教矣若趙魯之役誰實任之



澧曰彼荒王耳徒以口腹殘民何足置齒牙間哉  
上快然不樂顧左右曰此君乃欲以冷語冰人遂  
罷燕明日復召見禁中曰吾味子之言厥有旨哉  
青州腹心之郡顧非君莫能使吾高枕而肆志其  
賜平城爲君湯沐邑以奉朝請澧再拜謝曰臣待  
罪升斗之祿唯恐有過今一旦捐臣以重爵豈可  
無算願得從事斟酌可否時時召見廁於賓客足  
矣慎毋以臣故令陛下荒悖迷亂啓御史執法之

議也上曰吾籌之屢矣卿所謂盡忠者澧自是居  
外凡歲時郊廟百神宴饗大祀必與薦裸登降每  
居上前雖大臣貴戚莫敢同列上親愛彌甚頗用  
澧爲喜怒臣下多懼商君心不平欲以計傾之而  
未有間會上投筯接澧商君因側足壓之狼狽顛  
仆上矍然起立奔救商君而澧已惶恐投地展轉  
趨出矣上竟兩釋不問澧退而歎曰上愛商君不  
過口耳若我則以腹心寄之商君烏得與吾比哉



未幾澧與風后戰有功進爵澧泉郡侯官二千石  
終于齊

贊曰聞之長老言澧實和易善得人雖當上所  
信任出入禁闥無親疎貴賤召之人人與之盡  
歡以大臣將相皆愛之未有媒孽其短者澧始  
以鴟夷子商君見上上卒任之既貴商君乃欲  
以計陷害當是時商君之寵不衰澧固與有力  
焉獨不思澧去而已隨之商君之量狹哉

清和先生傳

秦觀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于后稷氏  
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于野遂爲田氏田爲  
大族布于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  
率其徒往俘于田而歸其佃疆不降者與疆而不  
釋甲者皆爲城旦春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  
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谷氏隣居其輕者猶爲  
白粲與鬼薪侷已而逃乎河內又移於曲沃曲沃



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于甘古甘公之邑也故  
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于曹受封於鄭及長器  
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籍涵泳經籍百  
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  
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  
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  
往稱道之至于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  
之以是名漸徹于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

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  
自是屢見于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  
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  
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爲疑或爲  
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盃案先生旣  
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  
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  
著聞者中山宜城湓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



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所在  
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賄入欲以逢  
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  
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  
其清和矣蓋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  
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坐盡  
傾莫不注揖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  
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

召之不問貴賤至于斗筲之量挈瓶之智或虛已  
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  
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  
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愛  
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  
喜能令公怒者耶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李景儉  
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其  
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以是



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宋子元執金吾劉文  
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又以其士  
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于初咸毀之曰甘氏孽  
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  
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  
之益或虞以虛閑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邈  
稱先生爲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  
祿大夫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鄭仕於

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旣失寵其交游往往  
謝絕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賣直自售惟吏部尚  
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  
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倫  
又爲之頌與當世爲有故不著今掇其行事大要  
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于詩書者多矣而未有  
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



真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爲之傳以記

烏寶傳

高則誠

烏寶者其先出于會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爲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污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



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  
愛其子孫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  
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爲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  
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  
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扃邃宇敬事保愛惟  
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執人每屈輒往  
雖終身服役弗厭其窶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  
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

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  
儉素疾華侈常客于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  
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爲事  
寶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爲也遂挈  
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爲人也  
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執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  
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  
行挾詐者往往僞爲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



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  
從草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  
亦願爲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  
時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  
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于春  
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技烏獲皆爲顯仕至唐承恩  
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裔本褚氏而自謂烏氏  
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

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于唐  
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  
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三友傳

包節

包子謫居河西之莊浪也政戎胡要塞四顧沙磧  
 蝟起穹廬茨列跬武之外卽爲異類城中雖多中  
 國人然言語嗜好不同念無可與爲徒者迺閉戶  
 兀坐稿若槎枿未逾年形神靡榮悒悒癯豚矣迺  
 適晃朗之野陟靖冥之臺謁天靈主人而問病焉  
 主人曰吁此謂斯諺幽寂之病也何不求畢簡先  
 生與之爲徒乎因歸而訪諸老氏之藏室道家之



蓬山始得畢簡先生者與俱其人則畜貯隱賑注  
瀉汪洋嘗登左史之上筵充張華之後乘與予懽  
然適也遠覽義黃近徵鄒魯綜緝九流漁獵百氏  
探蹟隱而掇菁華津津有遺味焉于是乎忘其斯  
諉幽寂矣既逾年而予有瘡痺之病是非畢簡先  
生所與能也迺又謁天靈主人而問曰疇能副畢  
先生之所不及以療吾瘡痺者有若人乎主人曰  
何不求曲米君而兼友之也因歸而遍歷杜康焦

草之墟得所謂曲米君者其人則色澤蒼藟臭味  
芬馥凝縹停碧熙如春雲一屬盃盤僊僊屢舞其  
權力能洽榮衛暢 脉解疏屬助吟嚙北海所以  
騰書劉伶于焉著頌是故釋紫臺之離怨慰湘浦  
之羈愁者惟君一人而已與之俱歡然適也然久  
而有醒營之病是非曲米君所與能焉迺又謁天  
靈主人而問曰疇能副曲君之所不及以療吾醒  
營者有若人乎主人曰吁其惟虞音公乎公迺師



曠伯牙之權輿也其居不在太冥則在龍門子盍  
歸而求諸予因是以物色其人得所謂虞音公者  
則鮎背龜膚頽然翁矣然音吐號鍾韻逾擬籥能  
于廣庭皓月奏白雪陽春之曲翔雲舞鶴盤旋而  
下令人飄飄焉有丹丘玄圃之思夙病醒營閱晷  
而蘇蓋陶寫情靈澡滌煩穢是其所長也予迺知  
三子者形岐而心一術異而用同無非相須並濟  
以成人于患難夷狄之地者乎迺日與三子者訂

爲程課晨起與畢簡先生俱少選與曲米君俱又  
少選與虞音公俱如是者又逾年三病咸除爲歡  
彌甚始不知有戎胡之域矣嗚呼三子者皆無懷  
氏之逸民也含醇抱朴澹乎漠乎本無所來亦無  
所往窮通儉易隨地可居雖與阡焦原泳呂梁當  
無難色可不謂金石交也遡觀交道類多闐闐來  
如激矢去等絕弦灌夫任安之誼未易載見孰能  
如吾友三子者可周旋終身不忍背棄者乎使田



文而友三子也可無詈客翟公而友三子也可無  
署門迷朝塵而悔算市嗟何及矣嘗怪殷浩從東  
陽時與韓康伯別輒誦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  
貧賤親戚離此固世路之恒軌物情之常期廼忽  
感愴興言何見事過晚也無亦抱田翟之悔矣乎  
浩當此時何不與三子者爲友而規規於一韓康  
伯孰謂虛曠玄遠哉予性畸隻索寡朋從當市暮  
已無悔晚又得友此三子者庶免于東陽之感矣

擬銜恩東歸廬專材于滄海之涯日與三子者棲  
遲其中以終老焉雖任灌氏且謝之况其他乎要  
之善擇交者莫若天靈主人主人爲誰吾心也書  
爲畢簡先生酒爲曲米君琴爲虞音公云



湯氏傳

王君賞

燕之市有麗人焉姓湯氏其先簡狄蓋成湯之裔也世居錫山之陽未離襁褓爲陶冶氏所得陶冶氏甚憐愛之然幼頗頑頓塊然自處懵無所用之隣閭見者亦訝其無成器云陶冶氏憂焉多方化誨俾習於井竈刀匕以鍊之自是湯氏聰明日啟矣方今筭性嗜水凡所飲食必以素視芻豢膩濁若將浼已年漸長氣體益和度大而有容謙虛而



不溢啟處終日無歆容世情恒不便於炎涼彼則  
投之煖則煖投之寒則寒漠如也居常誦白圭之  
玷雖迫而動之畧不出諸口陶冶氏益憐愛焉嘗  
語人曰此見福澤將無窮必得良夫壻是歲戊寅  
有客過燕市瞥見湯氏亦塵肆往來屬目者千餘  
人有拭而觀者有揮指而謔者湯氏俛不爲動客  
視而美焉即之則秀色燦然其揚且之皙然陶冶  
氏邊而立客徐啟曰聘乎曰聘行采幾何曰靡爭

但此見成就吾掌握中備嘗辛苦窈窕無以逾人  
若持家則盛水不漏也客未之信既訪諸隣閭果  
然遂媒而娶時逆旅蕭條隆寒逼歲客自獲湯氏  
侍夜則溫然牀第矣客性不喜淫而湯更甚故雖  
油油然與之相親狎而衣帶終不解也其貞潔類  
如此居無何客去燕而之齊齊俗禦寒率以火湯  
氏不喜火獨床而處從此亦弗克自溫矣久之貌  
癯色改無復昔日之麗輕薄者輒以湯婆呼之蓋



戲之也湯氏直受之曰是善名我因而同輩有挈  
壺氏者欲毀之湯氏曰若沉湎於酒身當文君之  
壚其取厭於高陽不少妾則飲水自適何忝於若  
而故毀爲也挈壺氏慚而退之又有燭龍氏者欲  
毀之湯氏曰若汨沒於脂韋屢被宵人之剪伐而  
不耻顧過爲毀人耶燭龍氏亦慚而退又有盆成  
氏侍容之中櫛久自恃其擅專房也而欲毀之湯  
氏曰爾閱人之面多矣茹污納垢不可以指數若

澹泊飲水吾與爾同爾所飲妾弗屑也盆成氏慚  
且恚見於面客詰之曰爾何怒怒湯氏耶曰然吾  
三人者俱被深誚恨終不釋也客怫然曰是三人  
者過也將奚恨且湯氏端潔人也夙昔與吾爲貧  
賤交藉於寒涼而棄於溫飽已非忠厚又見侮於  
二三子吾何忍遂召湯氏待如初噫嘻予論於世  
治其容而齷齪其行者何限湯氏一婦人耳修潔  
可以徵貞溫淑可以徵度愛弛而不怨覲閔而不



困可以徵德世之號爲丈夫者或未易及哉

清淡先生傳

高應經

先生羅姓名伯英字陽和上世出蔡仲之後周季國亡蔡之孫子自以王者後耻臣列國分布天下雖族類蕃蕪然皆隱約原野與農圃老人結無情之交於勢利泊如也春秋之間齊魯交惡猶以野無厥族卜其無恃爲當時貴重尚如此漢初陳平欲薦士間楚竟不能致厥族之良唯以惡子弟進故用其讒足以亡楚後平掠其功封侯惡子弟卒



不顯是以比族益務韜晦焉蜀諸葛武侯嘗用其  
別子蔓菁氏督餉道行伍中旣策功當進爵以非  
其好故非就也先生與蔓菁同遠祖生而孤特自  
殖克邁種德學有根本閑居自負其才曰吾進可  
以備鼎鼐退可以責丘園進退不違乎時吾事畢  
矣豪貴之家聞先生風聲爭設大烹以享之先生  
心事潔白啟口皆可咀嚙故貴人不甚相知未嘗  
厭絕平生唯與學士雅好尤篤凡親嗜先生之久

者天下事無不可做晚年所養旣久中益克實雖  
雜處塵土間物竟莫得而涅自有一種幽人潛德  
風味上自宮府下至兒童走卒室婦少女莫不知  
有先生然欲用之者非強拔起之則不能致終不  
效毛遂輩沾沾喜自薦也老辣之性與日俱盛尤  
以名爲累嘆其不得深根固蒂於下乃學逃名於  
漆園之徒游心物初委順造化深欲秘本根以緒  
餘啟世之不知道者故嘗著論曰天下無道則言



有枝葉所惡於言者爲其無用也吾言可無用也  
與哉世殆未知吾枝葉之正味矣一夕偶過白水  
真人舍坐客有誚之者附耳話言謂先生今日雖  
無食肉相齏酸氣吾知免耳先生若罔聞知據爐  
危坐少焉清淡時出爽氣襲人客不覺前席舉手  
願與餘瀝以沃渴懷先生傾倒肺腑粹然一出於  
正絕無世俗溷濁之味客與接談者皆嘖嘖不容  
口如入太古室酌玄酒而啜太羹相知之晚也乃  
復相顧而嘆曰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清不絕俗淡  
不累物吾儕久與至人處乃今則知之耳圖所以  
易其名者遂私號曰清淡先生云

史氏曰余嘗讀蔡仲之命其致戒於德行備矣羅  
氏故蔡後考其學殖近於務本者其言論足以感  
人豈含章時發者非歟余聞古之君子其立德厚  
其取名廉安知世之號先生者非其棄餘也耶

余夜坐結幽寮中漸欲困倦命童子取蘿菹菜



掇其葉置陶器汲新水而煎之甚有吾家氣味  
遂就燈下作此傳傳成已二鼓忘其體之倦也

制類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鄭清之

制曰造書代結繩之政孰與圖回將軍拔中山之  
豪式隆任使載疇爵秩庸賁時髦中書令管城子  
食邑若干戶食實封若干戶毛穎美秀而文神明  
之胄本長生於月窟亦分配於日辰何特顯於秦  
漢之間益自別於衛聘之裔記夙標於明眎得而  
稱焉昔見逐於韓盧非其罪也俾歸掌握爰布腹



心簡牘是資拔壹毛利天下文明以化知百世俟  
聖人通篆籀於古今公春秋之褒貶自蒙恬始資  
其用至韓愈復傳其功博學強記無以尚之殫見  
洽聞有如此者雖嘗賜湯沐之邑未能展摹畫之  
規賞不酬勞位宜稱德爰剖丹書之券大開孤竹  
之封期益廣惠施之五車毋但樂渭川之千畝分  
土壤黑勒勲汗青於戲萬里封侯豈效昔賢之投  
筆三朝受籍適觀寰宇之同文徃盡乃心毋替朕

命可進封管城侯依前中書令加食邑若干戶食  
實封若干戶



誥類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鄭清之

勅朕恢張文治搜攬竒材石崖可磨可鑄挺生國  
器王言如綸如綍允藉詞源載嘉鳳翥之姿庸陟  
鼇扉之選石鄉侯石虛中溫潤而縝密重厚而剛  
方風範端凝面目嚴冷巧匠斲山骨剖元化之精  
英擲地作金聲露斯文之圭角廉而不剝澤乎其  
容對冰壺以雙清陋肉食之無墨圓成規方成矩



凜若通才磨不磷涅不緇屹然雅操披拂則管邑  
中令切嗟則上林客卿秦徒引重於陶泓唐始見  
推於薛稷毋抱端溪之璞盍呈孔席之珍聘以寶  
奩登之書府磨厲以須玉出提挈而當案前期鍊  
色以補天豈研朱而滴露日高丈五影動花磚夜  
草制三風生玉署若竇儀之清以介與楊億之勁  
而剛是以似之與其潔也於戲徒得君重文章騰  
萬丈之光其代予言號令有三代之烈勉加灑濯

式副簡求可依前石鄉侯除翰林學士



表類

楮知白謝表

林希逸

雲隔幾重自喜卷舒之適風馳一劄俾陪雜選之  
 賢非薄何堪震疊自愧伏念臣源流好時飄泊刻  
 溪江以濯陽以暴之歸潔而已鄰之厚君之薄也  
 奚擇於斯家有鳳樓之譏世以蟬翼為重雖曹交  
 亦長九尺而衛尉不直一錢謂其文媿白以取青  
 謂其視看朱而成碧一紙豈賢於從事百番僅免



於叅軍徒令沉浸以滿家且疑破碎而害道補綴  
以進安得趙普之薦賢邊幅是修堪笑子陽之傲  
士自高曾累葉而下有善和千卷之藏刻者自勞  
學者徒費誰肯爲之道地乃俾貴於洛陽豈陳玄  
毛穎之流力期推挽念左伯蔡倫之後久嘆寂寥  
誤與剡聞致叨簡拔茲蓋恭遇 陛下以重規疊  
矩之聖思席珍待價之才謂尺有短寸有長要使  
及時而展布毋惡者貴美者賤反令避地以卷懷

特命兼收豈不自售臣敢不裁其偏側束以規繩  
十日一箱當密藏於諫紙千裨萬補願無棄於書  
囊



石虛中謝表

劉克莊

剖紫雲之石聊以自娛上白玉之堂出於親擢持  
鈍頑之陋質汗清切之邇聯伏念臣品在下中譜  
尤晚後望修門之日遠覺幽谷之地寒抱璞櫝藏  
非敢索山人之價剖珍包貢不圖近天子之光登  
之寶床被以宮錦澡身雖潔及目寔繁議臣山之  
未醇賈山評臣黷之太褊賈黷洗吹不已竟難求索於  
疵癥磨涅縱多終莫磷緇於堅白豈必染馬肝之



脂居然先鳳翥而鳴獎發藻之微勞躋摛文之真  
拜與陳玄毛穎同召見非供鎮紙之需逢李斯趙  
高不喜儒獨結衡書之眷仍分茆之舊爵出視草  
之新綸茲益伏遇 陛下操砥礪之權剗雕鐫之  
弊勒碑浯水寧老無學之磨應制金鑿或用嬪宮  
之捧致此支機之具逼於華蓋之躔臣敢不灑濯  
俗塵切磋舊學藉墨卿以風顧雖慚臺閣之文以  
石生爲媒或可致巖穴之士

毛穎謝表

林希逸

短才易乏年已逼於二毛新渥載沾封有同於五  
管何功簡牘有玷絲綸伏念臣東郭裔微宣城居  
僻群遊巖穴本無嫌於衣褐之徒一落市朝偶見  
憐於副墨之子志雖酬於脫穎嘲莫解於沐冠何  
嘗嘆白首之蹉跎乃誤被黑頭之任使初入連山  
之筮以同書占及侍衡石之程與執燭伍誰稱髦  
士見謂筆公曲直巧拙其人是 每私慙於四友



貨錢注記唯上所使誠見縛於微官或責效於短  
長或視時而冷煖霜毛半減日力易疲莫酬題柱  
之言安有如椽之夢楮知白嘗反面以臣點汙而  
見疑石虛中恃龕才欲臣流落而後已獨蒙拂拭  
未忍棄捐豈非以內劄施行無漏言於片字中書  
進擬或任怨以一勾忠龕竭於毫芒恩久居於掌  
握俾乃墨守聊代筆耕上林借一枝已愧卓錫之  
貧士渭川封千畝重懷孤竹之清風辱此獎提若

爲書寫茲益恭遇 陛下遊戲翰墨收拾英髦察  
其不二之心憐其欲禿之髮謂非罪見絕豈容無  
一字之褒使有功不侯是自負丹書之約遂使管  
窺之士復叨茅胙之榮臣敢不盡力簡編酬恩湯  
沐對揚麻卷幸襲元銳之封期效棗心時進公權  
之諫



爲蚶謝上表

劉鳳

臣蚶言伏見除書以臣爲長水將軍曹丘較尉行  
醴泉令醢如故臣聞

命跼蹐蹙頞知懼篚頒祇辱緘口何辭念臣介族  
卑品么膺陋質劣慙蚌蛤之微瑣負蝸羸之議輪  
茵無竒安能磊砢硃礪徒爾豈曰閉藏是以轉側  
汗瀆分絕清塗縮朒泥沙託言獷殼不意過私猥  
加漸植漑其種類曲蒙滲漉含有逮茲顧外有冰



稜中殊混沌惟多襍積誠何氣味而得濫預八珍  
叨陪五鼎腹腴焉取骨體奚堪方當泔以醯泔柔  
以挫糟僭調羹於辛樛竊借著於鹽豉眇斯蝼醢  
以間聊曠未忍腥菹去同乙醜擘江珧之房膏流  
食指巒紫貝之胄飶厭車螯銜澤及膚噬恩滅頂  
固將腐爛爲期非復糜碎所荅輒不勝戰栗謹躬  
莅盤匱拜表以聞詔荅曰卿著姓會稽策名海錯  
脂韋所便肥甘是悅故斯簡授以待和滋爾其折

衝樽俎毋避鼎鑊勿庸讓也



奏類

駁陳玄除子墨客卿奏

胡謙厚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今日月奉  
聖旨陳玄除子墨客卿令臣書讀者

右臣聞九卿法河海必須清潔之流片紙黥雲烟  
要皆黥黥之輩苟令躡進有累文明庸不避於怨  
仇輒少加於辨白謹按陳玄不能潔已動輒汗人  
石虛中見謂剛方首遭蒙昧楮知白繼被點黥終



難掃除不惟媚竈以致身抑且膠柱而臨事焚膏  
油以自勵非如韓子之窮年摩頂踵而不辭實遵  
墨翟之邪說或黃冠而侍御案或緇衣而倚釋門  
或點宮妝之蛾眉或供日輸之螺黛跡其詭行罔  
非異端刮垢磨光雖幸見收於此日知白守黑必  
難自全於他時今令越彼松階躋之棘列正恐素  
絲不能以自守白璧不免於有汙志氣消磨精神  
慘淡難免成蠅之誤徒重用皂之譏欲望 聖慈

亟收成命毋使清要之選溷於緘默之流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讀須至 奏聞伏候 勅旨



戲爲獅猫彈事

王世貞

御史府臣言某月某日據倉部較尉申稱部界中  
有剽寇毘氏鮑氏大小數十百輩乘夜緣劫倉糧  
一千五百五十六合有奇見捕未獲隨據左右廂  
游徼申稱少府衣帛夜不知何人盜去一百餘事  
踐嚙損二百餘事右前件地方俱係刺姦大將軍  
執金吾苗俊猊所領某月某日復據故納言以白  
衣領職鸚鵡息男吉了諸臺訴列稱故父鸚鵡蒙



清粹編 卷三  
天子異恩待詔公車日承顧盼偶以忤旨浮繫門  
下省某日夜分刺姦苗俊猥來詭稱有詔詰問未  
畢輒將父衣裾搏扯拔髮摘捶血肉狼藉致死身  
尸移置別居鬻食至盡惟餘破衣裾見存蓋緣父  
鸚鵡存日曾爲天子言苗俊猥過罪致乘間修郤  
橫陷非命當日復據江北新向化人玄鳥訴列鳥  
自離棄北地投誠王化荷 主上憐念勅將作大  
匠爲置營居第一所大司農給廩食感激上恩銜

結思報不意向者爲刺姦苗俊猥帥領牙從將鳥  
妻及二子輒便撲殺貲產蕩盡栖托無地臣欲行  
推對緣係大臣未敢擅便勾攝謹按刺姦大將軍  
執金吾苗俊猥擁燿賤材支離小器謬以形似獲  
忝非常旣列牙爪之官復寄干振之任謂宜夙夜  
在公譙伺姦竊蠲省嗜好煎滌舊痼而乃大肆豺  
虎之威自如犬羊之性齟齬命吏害及衣冠左右  
盜臣禍深城社昔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尚能叱奪



禮齒路馬有誅而狡狴敢於禁地挾讐矯僂言路  
之臣白起挾詐爰孽杜郵之誅李廣殺降終來失  
道之刎而狡狴貪嗜貨財甘同盜賊上乖天子好  
生之德下閉遠人慕化之路至於仲尼不欲之對  
臧孫詰盜之辭上行下效載有明徵鰥職曠官此  
其小者臣又聞之先民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誅之  
若鷹鷂之逐鳥雀也臣居閒見狡狴出入掖廷游  
戲自若或小遺殿上或臥吐車茵喜則搖尾怒則

張牙惡不可極漸不可長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  
狡狴所居官收付廷尉法獄治事見闕仍下三公  
尚書僕射稽日博選賁皇之裔廉謹勤幹者克之  
其爲鬻鬻貌者置勿用一面督捕黜黜諸黨及根  
究兩廂失事狀以聞



清粹錄

卷類

三

啟類

陳玄謝啟

林希逸

焚膏油而自苦久懷如擣之憂升卿掌以驟華遽  
 沐兼收之寵俯慙小物仰累洪爐伏念某黑水派  
 遙黔川源淺自分爲池中之物伊誰賞黜下之音  
 豎白辨雄見比漆園之傲雌黃口衆競嗤墨子之  
 非擊幼安之缶而歌烏烏解子雲之嘲而守嘿嘿  
 面目黎黑志氣消磨未能希擣藥之仙已甘儕飲



墨之士輕重未可問寧覬死灰之復然尺寸垂將來敢作凌烟之遠計竈非肯媚突不得黔徒詫屈原之獨清寧信老子之守黑人皆自售爭先懷金而紆朱已獨見遺反謂草玄之尚白旣論情無膠漆之固疇見之於杵臼之間肉食之色旣無塵衣之緇莫滌玄圭誰錫故笏空存家聲莫續於五松陋品驟躋於九棘左右斷無即墨之譽姓名曷至中書之堂自揆資輕有慙明試茲蓋恭遇某官筆

旣提而再入瑟無膠以不調博極群書允謂墨莊之富善無棄物均爲夾袋之儲惟其肯摸索於暗中所以入收拾之數內某敢不執愈堅於金石瑩無變於丹青磨涅豈無恪守磷淄之訓方圓俱可肯貽卿皂之譏



賦類

逐貧賦

楊雄

楊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隣垣乞  
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呼貧  
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  
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隣接屋連家恩輕毛羽  
義薄輕羅進不繇德退不受詞久而滯客其意若  
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食貧無



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槃徒行負賃出  
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臙  
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爲舍汝遠  
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岩穴  
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  
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  
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  
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詞昔我乃祖崇其

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飭爰  
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群貧富苟得鄙我先人  
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  
殽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讐處君  
之家福也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寅能署少  
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  
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旣  
罄色厲自張攝齊而興降陛下堂逝將去汝適彼



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  
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逐不去  
與我游息

方竹軒賦

秋孟之夕覺非道人寓宿於主人之軒見植竹焉  
外方中堅峭然觚稜扣之如石有聲硜硜予怪其  
不類衆竹戲若有評后皇植物各界以形洪纖肥  
瘠莫殫其名毫忽無僭若冶剖型爾竹之產爲類  
實繁寄哀瀟湘託興淇園嶧陽之材聲叶鳴鳳箇  
籥之堅荆揚効貢黃岡如椽用代陶瓦篲篠叢生  
束之盈把繇衙鷄脰般腸射同蘇麻篔簹篔簹鍾



龍體柔爲筩節促爲篔簹刃毒爲篲依木爲弓毳毛  
爲狗扶老爲筇名雖萬變莫不示圓於外而抱虛  
於中故能文理縝密而節槩䟽通迎刃而解落籜  
以從桃笙籩篋織翠生風纜維砥柱力縮艤艫竿  
旄子子旌旗蔽空彤管焯焯橫出詞鋒簫韶九奏  
至和攸同他如噐使惟適所逢皆所以弼成人用  
翼贊天工爾之爲質外方內塞肌不柔順性復挺  
特矐括莫施何堪組織豈非才不適用而名浮其

實乎言旣而去逡巡就睡夢一玄叟頽然而長雙  
脊入髻髦衣無裳頭角峭厲根立木僵歷階而進  
出聲琅琅凡今之人喜圓惡方頃聞誚譏顧不敢  
當予非舍圓而不居盖亦天賦之有常矧夫方圓  
不侔自昔爲訥豨膏棘軸不能獨運鑿柄異投終  
庠於吝黷直見疏弘詐乃近正論天人江都遠擯  
恢諧詭奇金馬日進固知鬻圓以遂私不若執方  
而自信也且物生而才罕卽安處雕礪斲削自致



困苦樛櫟臃腫斧斤莫尋桐杉楮野枳棘成林天  
嗇我才實非我仇以才莫全我獲實優方將勵吾  
之方堅吾之塞保天之全資地之力長我兒孫同  
居壽域邀涼月於江上疏冷風於座席有愛我者  
過從成癖敲門竟造不辨主客扎瘡奚生逍遙甚  
適彼以才而効用於世者自視於予未知孰得而  
孰失也予驚而寤萬籟俱寂明月入戶涼在巾烏  
惟見此君挺然於庭粉壁鑄形一塵不驚修柯滴

露鏘然成聲予乃爽然如失惕然而惺乃歌曰圓  
以智行兮方以義守智或有窮兮義則可久以虛  
而通兮以實而塞通或潰決兮惟塞乃格才應時  
用兮拙爲世損用則精弊兮損則神全竹兮竹兮  
予將謂汝爲方兮而不識汝之大圓

寧鳩子曰君子出渭川圓氏方氏均爲君之裔  
唐有官方正字者豈抑方氏之後歟自南渡方  
氏始居江左介然獨行不屑以枉道進間有置



身大庭者率以節操顯於時不以歲寒變直方  
之德士君子樂與處焉嗚乎既直而方坤道之  
光圓神方智聖人所貴自非聖人與其好圓不  
如居方龜山從權遯尾有厲康侯尚通罹於壯  
趾於其踰矩而詭隨孰若清風高節之方子

椰子賦

林 鴻

余嘗駕蒼虬乘虛舟登蓬萊之三山遊海外之四  
州思金莖之玉露沾枯腸而消憂有一黎叟怡然  
謂余曰遐荒之游樂乎吾遺子以消渴之奇珍形  
礪礪而味珍羞名爲椰子欲之易求乃翩翩而特  
立聳喬樹於荒丘孤高挺出劍葉蓊鬱標危幹而  
參天揭金莖之翠律歷四序而不凋飽風烟而秀  
實若乃瘴海春霽蠻溪秋晴煖氣新煦炎風不蒸



膏雨方潤涼露乍零初蓓蕾而凝苞漸纍垂而懸  
罌及夫鐵殼將堅匪方匪稜猶混沌之未判疑殼  
漏之乍盈繫風氣之所產乃渾然而天成至於長  
梯摘鮮玉盤薦美霜刃剖箕山之剛瓢紫胞露雲  
英之玉髓裂瓊肌之纖紛豐甘露其下醜啖盈几  
之春冰掬一泓之清泚啜山茗而細嚼覺餘香而  
遶齒至若炎景流金隆暑若熬體欲倦而少休汗  
承并而沾髦可以當乎醴泉可以比於松醪快煩

襟之一滌勝涼州之葡萄張公大谷之梨不足以  
喻其味梁侯烏桺之柿不足以並其膏其爲鄰也  
惟讓羅浮之丹荔其同類也則有尚方之胡桃維  
知遐壤之異品尤邁中州之佳肴類方物而入貢  
堪與橘柚而同包叟言已而告去彷徨兀然而禪逃  
余曰昔者成周不貴異物服食器用土貢無失珍  
禽竒獸是獻俱絕所寶惟賢遐邇盡悅矧茲微物  
筐篚敢匹叟謝不敏其容有忤棄予欲辭疾而趨



出

禮貧賦

有序

黃省曾

予讀楊雄逐貧賦末雖揭露反正而憎戚厭苦  
 厥心當無釋然竊希仲尼不去而樂之義作禮  
 貧賦

黃子閉戶與貧胥處歷年四十肅貌敬禮顏無忤  
 色口無訾語麾之則從凡命皆喜賓於茅齋弗敢  
 怠侮左右盤旋形影為比仲夏吉日攬貧登堂拜  
 而致言曰玄哉爾貧虛妙曷測善蔽弗成是為天



德宰而不有施而不積蕩乎難名熙相萬物昔毗  
堯舜投金抵璧藿羹糲粢仁覆蒼億勵說操版史  
望秉畀舉弼作師皆汝之力大任將與勞震劬骨  
逅我尼父要久肝膈曲肱奉枕蔬水奏食偶旅陳  
蔡琴歌共懌兼友淵叅原憲歡密簞瓢杜陋饑餓  
屏跡龍行逾高鴻揚靡忒主亭者何織葦者勃寄  
餐牧豕耕艸釣澤翕爾顯庸侯王竹帛繇是觀之  
得汝者成名失汝者穢慝上建神哲下起勲績處

以修身蓬蒿潔白出以佐采貞素表職生而恬康  
樂天自得沒而無疚奕代軌式遺安孫子錫慶綿  
蟄自爾之來爲道增益氣凌青雲心對皓日聖途  
尚羊王徑袂飾卑細蠅蟻啗眇貨殖山藻誚愚千  
駟鄙沒糟糠令妻考繁淑息萊子見遊裘公樂集  
却謝車馬孤抗泉石國無妒人鄉靡怨客門可爵  
羅逍遙坦適修夜常寧安衷鮮惕出無畱顧入靡  
紛迫偃仰探經肆精與極溢吐文章條貫矩尺端



言喚動庶幾爲則名播九方甘守沉寂與爾嬋媯  
豈敢踈逃樂只君子頌汝朝夕於是貧聞而喜乃  
告予曰吾與子居曠久習便吾有胸臆未與子言  
我貧與富皆命自天天有二役授與不愆富畀小  
人貧歸大賢貧者福之富者禍焉悞淫貪墨乃與  
周旋盜跖利口惡戾彰宣狼咋虎冠德義委捐鳥  
羸畜牧猗頓監鹽洒劑胃脯鼎食騎連好之則聚  
慕之乃前不趨寇鈔則在市塵凡百溺之鮮不覆

顛高明鬼瞰醜肥瘵纏妖艷鼓心桑濮奪延智者  
使昏方者俾圓愛斷懿戚虐起貴權弑父與君兢  
此致然仇繇賂滅榮夷利攣郿塢取戮金谷自殲  
多藏厚亡散如塵烟宦雖巧捷隕之重泉斬宗殄  
祀墟宮莽田他人入室其道好還帝王張奢祿且  
不傳况彼蠢庶乃握貨權天阜資具均濟普全匪  
伊獨樂可以掩專分踰必折徒取瘁煎富豈嘉德  
逃夫固憐情傾志嚮癖者罔痊凡今之人唯金與



錢子既知我我敢舍旃願與終始垂休萬年

誅蚊賦

虞集

惟宋明之肇序兮迨白藏之紀時火 金而方熾

露漱玉而易晞眷羲和之自東起咸池 日所出處

而徂西邁崦嵫 日所入山也見離騷 以頓軀歸矇

汜 日所宿處也見選雜體詩 而匿暉群陰之綽綽

襲夜氣之索索爰有黍民 古今注號蚊蚋為云云

出於廬霍呼朋引儔訝雷車之殷殷 聚蚊成雷見

前書 填空蔽野疑雲陣之漠漠 梅聖俞詩云 利嘴



踰麥芒之纖狹翅過春冰之薄其賦形而至眇其  
爲害而甚博豈泰山之能負荀子云蚊負山詎九

牛之可搏

漢書搏牛之蟲

較爾力以何施念爾欲

而甚約飲不過於滿腹性無饜而肆蠹若乃皓魄  
之亭亭萬木之欣欣悼永晝之執熱徙綠蔭以怡  
情遽見形而稍稍復輕颺以營營白鳥見下註

念炎熇之未去魯須臾而靡寧伺人於燕息則東  
家之夢何緣而見姬旦朱子京有蚊蠹黹人之

句人於尊俎則鹿鳴之燕何繇而娛嘉賓以是而

肆毒於人何名乎仁載引其類載鼓其翅但知進  
而忘退不顧害而貪利墜仙鼠古今注以蝙蝠爲

云之腹而莫追莫悔投秋蟲

羅隱賦謂蜘蛛爲云

之網而自捐自棄衡爵攸而致燔望銀釭而還墜  
以此而速禍於已孰名乎智仁旣不足以強名智  
又不足以自蔽徒肆情以饕餮競鼓吻而啖噬宜  
先哲之永歎謂通夕而不寐老子云蚊蠹嗜膚則



通夕不寐見莊子

慨蠢蒙其何識亦炎涼而絕義

故有蓀壁琰槐椒房璇題疏寮豁其文綺繡薨煥

其陸離圍絞綃以焚椒蘭而霧迷乃戢翼以

遠遜縱含毒而莫施以貴嬪之被寵而不嗜不螫

南史孔貴嬪本傳

畏長遜之當路而莫近莫窺

南史

長遜本傳

其或柴扉樞居蓬室桑樞方親之定

省政黷堂之卷舒或漂流於羈旅或迫促於郊墟

乃引利喙以競進共逞貪心而白腴致晉室孝子

獨當以身

晉書展勤

而高郵貞女

高郵有露筋小

娘子廟

莫全其軀嗟乎蚊乎貴者要者既屏迹以

遠止貧者賤者又窮欲而紛如顧余躬而何較念

爾虐其有餘其間別種稟性尤酷實尖其嘴實班

其腹實細其身實豐其毒感變化於天工載惆悵

於羽族仙禽遠害必翔於九臯神鳥覽輝乃集於

王谷傳信之雁目斷而莫至報喜之鵲日聆而不

足此固曠然而難見爾乃頽然而難逐可憐爾之



輕而翽不耻人之厭且辱也蓋嘗究厥譜系考於  
典集實蚩尤之餘孽始涿鹿之誅殛僅存膚血之  
遺餘致滋種類之蕃息

見幽真錄

或別派於腐壤

或聚族於幽濕惟可夜游鮮從門入

驟

致身於雲臺而羽翼翽翽

鵲冠子雲臺之高而蚊

蚋適以翽翽

遽逞威於河內而人馬藉藉

古今注

河內有人嘗見黍米許大人馬滿地取火燒之皆

化蚊蚋飛去

但類非於華胃實盡銜於毒螫宜見

憎於世俗夫豈問於今昔惟小白之昏昏臥相寢  
而悒悒念白鳥之阻饑寒翠幘而聽入

見金樓子

憎醜類之莫去宜豎刁之僭逼此鑒既明汝惡既

極將不復汝容而搏之特吾一振手之力爾因又

將駢空中之蚊挫汝之精

空中有物其名爲蚊聞

蚤蟲之聲則挫其精

儻江東之鷓而不復孕汝之

形

爾雅江東呼爲蚤母此鳥吐蚤因以名

舉所爲

蚋者而族烹於秦鑊

秦謂之蚋

取所謂蚊者而築



觀於楚廷

楚謂之蚊

永滅蚩尤之裔庶使天下之

爲人臣者得以安其君大慰勤猛之志又使天下  
爲人子者得以寧其親不復使無用之物無窮之  
毒存於世

殄蚊賦

有小序

王象晉

王子于役荆楚停楫江湄驕陽煽焰微風不颺竟  
日扁舟汗流浹藉猶冀清宵獲安枕蓆詎意白鳥  
群然見親輾轉不寐自暮達寅未明夙興楮墨在  
前無術以驅贈之以言

其辭曰嗟爾白鳥賦形幾何視蠅蝨兮遠遜較蟻  
蠓兮差多物孰無首爾首幾許僅具二目未辨隻  
黍物孰無羽爾羽特廉玄駒稱巨魯縞讓織物孰



清粹編 賦類 集  
無足爾足可嗤長纜踰分細比遊絲物孰無腹爾  
腹燕麥爲形雖微爲患則劇若夫勾芒謝政祝融  
司晨習習之谷風旣徂赫赫之烈日方新石焦金  
流山童泉堙舉首而炎曦焚和觸目而暑焰爍人  
爾當斯時引類呼朋鼓翅轟雷肆虐實弘有如名  
園勝地王孫麗人望水閣而却步執紈扇以逡巡  
假寐片晌意念津津唯爾一至額蹙眉顰慘朱顏  
而無懽抱幽情兮莫申又如騷人墨客菘苑詞壇

爭妍競奇力區才殫絀隻字而修髯爲枯組一語  
而嘔出片肝唯爾一至意亂興闌三寸之管屢墮  
九迴之腸幾剗上之名公鉅卿高堂廣廈退食委  
蛇優遊瀟灑或延賓而清談或肆筵而稱學唯爾  
一至神憊音啞主賓無驩酬應頓寡下逮草茅賤  
役里巷單夫凌肩夫紅塵酷暑奔走乎絕塞長途  
暫偷閑而息肩冀片刻之休娛唯爾一至顛倒嗟  
呼張皇四顧竭蹶以趨物皆好明爾獨喜晏飛揚







軒窓諒莫禦其翮翥人正悒悒爾更營營時方暝  
暝爾獨栩栩憺開栢寢昭君德之慈仁廟啟露筋  
表女行之烈貞皆爾虫之爲崇諒人心所共榜爾  
旣有腹胡不爲螢含光自耀燭物呈形隱囊照車  
胤之書熠耀雜濛雨之零爾旣有足胡不蟋蟀隨  
時屢遷促織戒佚徵歲序以知天呼婦子而入室  
爾旣有首胡不蜻蜓翩躚水際翱翔戶庭時點水  
以照清或瘞首而珠熒爾旣有羽胡不爲蟬脫此

重壤陟彼樹巔嘒嘒乎呈絲竹之音翩翩乎証羽  
化之仙胡迺任爾儇巧恃爾利嘴惟知咋人貪婪  
不已虫亦咋人賦性特悒彼方寘喙人即可捫蚤  
性頗捷跳而不飛細心簡點一指可揮蜂即有毒  
蜜亦有利利旣可酬人胡以忌豺虎最亮自有窟  
穴人不彼膺彼亦不齧嗟肆虐夫衽蓆特莫甚於  
爾虫將受之而弗甘欲殄之而難攻曾聞張果職  
列上僊肇自陶唐族類實延高則倒挂次有飛鼯



爲人除害以爾爲羨我招其族百千萬億啖爾支  
屬俾無遺匿蝨賊旣殄區宇咸清凡我生人同享  
安亨

敘類

別速魯麻敘

謝員

速魯麻者西域人也父熟麩牟與媪曲木氏私遇  
於瓮吉氏而生速魯麻魯麻生而父滅姓母育之  
仍養於瓮氏少生硬不循理法母力變其氣質瓮  
氏亦護之謹時其暄而温良之旣久僑咏出流輩  
人交口譽之予家居時雖數千里外同聞其名洎  
遷臨洮比入境館於石井驛驛長廖某請曰此有



速魯麻者頗慕聖賢而爲其道聞先生優入聖賢之域渴心願見先生幸嘗試之予聞曰人希聖賢即聖賢之徒矣命之見時天沍寒瓮氏抱之附火久迺至則坐之兩楹間凝重不語予亦莫知其中之美惡淳漓也廖乃命白水執杓起請又俾渭川祝童子導引之尋勃勃若欲有所言者廖起揖予即之口談源然泉湧出其風味沉浸醲郁視督郵從事輩皆風斯下矣者誠企聖賢而有得者也予

甚愛之因詢其所自生於以其父特飲食之徒耳况難於明言之者戲撮其母之事目爲曲生從予至臨洮予所居已樂軒軒未嘗一日無賓賓至輒留留必設席必召生俾應賓生不在賓即不歡賓或雅愛生生亦不爲之盡有忤令者生必往浮之人有速予飲者亦必先召生焉或嘲生曰吾與爾交昔何濃今何淡泊若是耶生曰吾聞人之論交君子若水小人若醴公等欲終小人乎又有嘲生



曰爾特糟粕之餘耳生曰公等皓首窮古人之糟粕曾不得嚼其粒許焉者寧若吾之糟粕有餘味而心醉者耶其辯給皆此類生風流醞籍能助人興予每製文辭揮翰墨必先召生資之起予生則盡出庠蘊與壺公商公輩俱來予歡然與之傾倒然後肆意命筆類有神助予以是益喜生生或值予有不懌必慙懃蔚籍至屢拒不肯去俟復故廼已從予八年益未始朝夕離也一日生傾倒太甚

致予發狂而爲人所尤予則以尤生絕弗與交生踏門謝曰僕厚於先生先生弗能大受以致尤是則先生之罪僕薄乎云爾顧以尤僕不亦過乎予無以詰遂弗絕曰然自是亦知其非益友稍稍踈之而生來益勤予亦不得不爲之竭忠盡歡云至於承祀事謁大賓必預飭館人嚴止雖生求見亦不與接也今予當朝京師生遠送予於會寧益距臨洮已三百里矣將別白予曰鄉僕求見先生先



生不鄙夷之而酷嗜僕至欲同死生若李白之於舒州力士雖一致先生於尤先生類躬自厚而薄責於僕誠知己者已今先生當入中州與聖賢者遊僕豈不願從以廁跡其間念風土各異宜適孽沽衒之徒冒聖賢之名以欺人先生慎勿與交以耗其神僕之族有阿刺吉者修坎離之術鍊形斂精能以遠迷人先生尤勿與交以損其真予應曰諾因留生復飲盡歡而別是日洪武己巳夏四月

二十有一日也

寧鳩子曰魯麻按經本出空桑成於稷麥氏其母名醯中興於烏梅氏族遂盛其先名醪者興於夏禹時名秫者興於夏少康時最著名自成周周萍氏職廢稷麥氏始弄權沿及後世有中山桂陽桐馬桑落其支雖殊其派則一然與之交久則輒能害人如鄭之伯有楚之子反親罹其禍者傳及魯麻益肆狂性與靡麗子孔方子浩



然子俱爲惡少而魯麻實倡之率以甘悅入人  
肺肝中爲大嘉嗚呼世無崇伯子魯共公幾何  
不以魯麻爲聖賢之徒耶

滑耀編卷三終



